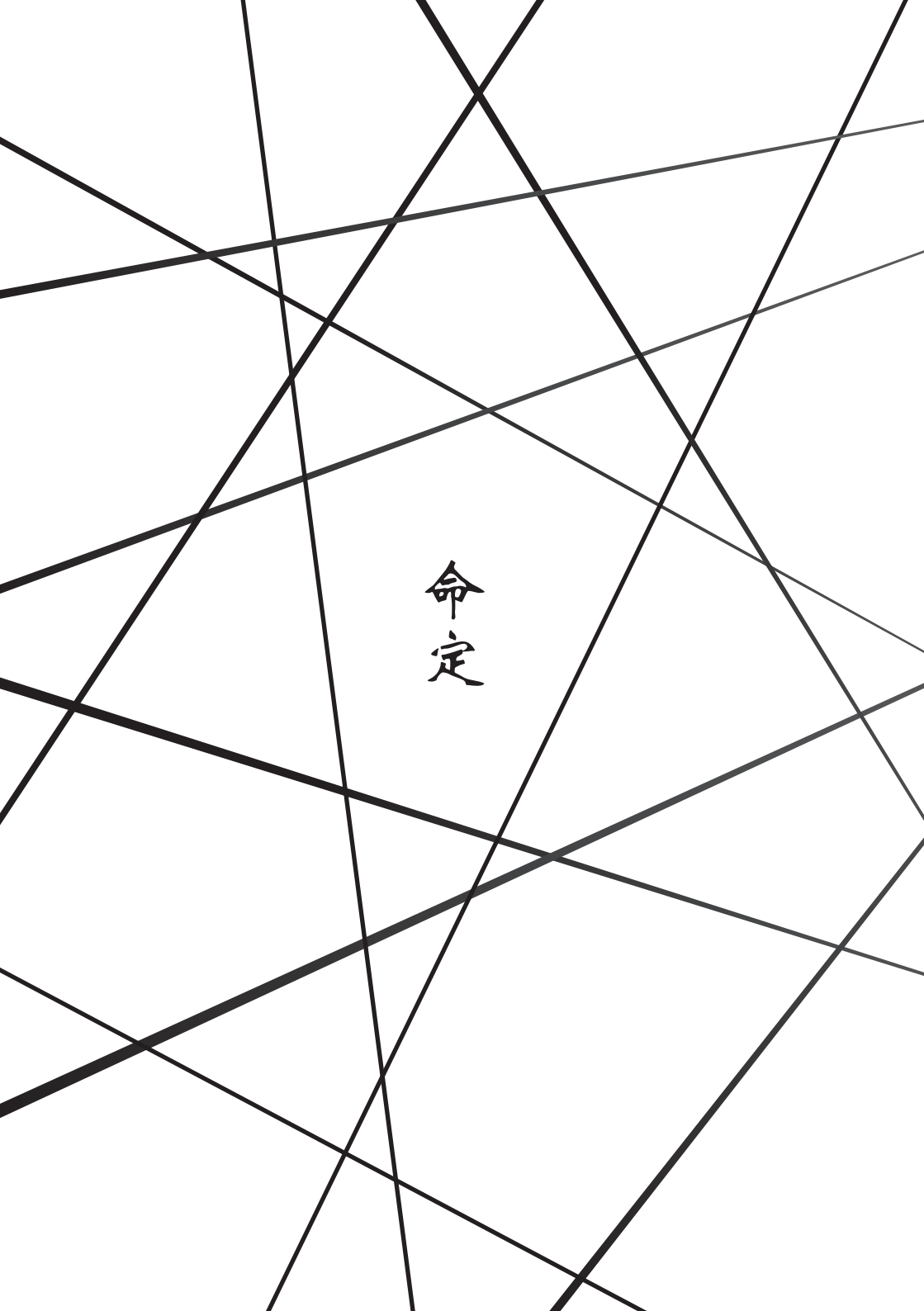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complex, abstract geometric pattern. It consists of numerous thin, dark grey lines that intersect at various angles, creating a web of irregular polygons and triangles. The lines vary in thickness and orientation, some running diagonally, others more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dynamic movement and structural complexity.

命定

謝瑞稻目光垂向地面，眼中蘊著些許遺憾：「那就好、那就好，湯都都是個好人，發生了那樣的事情我們都挺難過的。」老人用鼻子短促的深呼吸，仿佛要把內心沉重的東西扔掉。

「行了，進來吧，咱們該聊正事了。」

謝瑞稻推開門，屋內已經散坐著三個人，顯然早已等候多時，一見到兩人進來，立刻齊刷刷的瞅過來。房間角落堆放著幾項器材，會議桌上擺著一壺咖啡和兩個手提箱，手提箱內不知是何物。

謝瑞稻示意康澹坐下，自己則在會議桌桌首位置入座。

「諸位，這位就是跟你們說過的康澹。康澹，左側的是李彤，這次的領隊，右邊兩位，我社的資深調查員，段奧娟、黃明翰。」

老人介紹右邊時，分別攤手朝向桌邊的一男一女。兩個人都很俊俏，男的眼睛中透著精明，女的卻憔悴許多，她本來姣好的面容此刻有些蠟黃，仿若使用過久疏于清理而變色的鋼琴鍵。仍然，兩人衣著得體，目中帶光，氣質銳利，散發著一股精英味道。會議桌左邊的李彤則比兩人都老不少，皮膚更粗糙一些，頭髮和鬍鬚稍顯雜亂，看樣四十五六左右。康澹分別和三人握手，互相致好。這三位，還有引康澹進來的謝瑞稻，都是溪城最大調查公司，金井偵探社的人。和康澹這種整個公司都只有康澹一個人的小蝦米不同，是一家部門繁多，機構編制扎實分明，人員充沛的大型企業。康澹入行時，曾跟著養父湯都郡幹，借著湯都郡的人脈，也就是他和謝瑞稻的關係，得到了這次工作的邀約。

寒暄結束，老謝瑞稻繼續道：「我們這次的任務非常緊迫，我們從接到客戶委託，到完成對接，籌措準備

工作，做前期調查，到敲定人選，再算上臨時緊急聯繫你們，到這一刻所有人到齊，一共只用了十個小時，事實上，你們也要在天亮前出動。鑒於這是一次潛入偵查任務，任務開始後通訊上會有諸多限制，你們只有這一次機會確認計畫內容，所以打起精神聽好了。」

他清了下嗓子，打開會議桌一側的電子屏，電子屏在康澹和李彤背後，兩人轉動椅子，轉面朝向螢幕。

「汪寧威，男，漢族，山東煙臺人，父母皆是科研究院的研究員，研究神經科學。父汪惟錚早年離世，汪寧威自幼由其母邢蘭祖獨自撫養長大。汪寧威因天資聰穎，十一歲加入國家心算隊，十二歲獲得榮譽將軍軍銜，曾以優質基因攜帶者的身分，參與過大量的人類基因探索工程、腦實驗和心理實驗。」螢幕上飛快的播過數張青春期孩子的照片，照片中的汪寧威是個平額頭，瓜子臉，五官清爽的青少年，他常穿著慘綠軍裝，有時像個普通孩子一樣在桌上動筆寫字，有時頭戴著插滿了線纜的金屬盔，在和穿白大褂的醫生交流著什麼。

「兩年後，汪寧威十三歲時，心算隊解散，汪寧威退編返回校園，之後正常升學進入初中，然而十五歲汪寧威突然以叛國罪的罪名受到起訴，後來隔年九月獲得無罪判決，十月其母發現汪寧威失蹤，此後至今十年未被尋獲，二〇一九年受其母申請宣告失蹤死亡。但有情報表明，汪寧威仍活著，並始終在祕密進行恐怖活動。爲了籌集恐怖活動資金，參與過多種犯罪，包括走私，詐騙和煽動——你們這次的目標，就是這個汪寧威。」

幻燈片轉到一張解析度極低的，拍攝地爲火車站的照片上，周圍東西全糊到只剩輪廓，人群中央有且只有一名戴著鴨舌帽的男人，臉根本看不清，勉強能分清五官方位。這是原圖多次放大過的結果，拍攝發生時一定有相當的距離，看來這就是手頭僅有的面容參考材料了。

謝瑞稻停頓須臾，喉頭發出一種黏糊糊的聲音，邊咽了咽喉嚨邊環繞會議桌行走，開始將手頭的分件分發給眾人。

拿到文件的李彤將之隨手翻開，眉頭慢慢皺蹙。康澹接過來一看，雙眉也微微的擰在了一起——那是十幾頁說明文書，和幾張老舊的屋子的照片。由照片凝固的時間裡，包含的是滿屋的鮮血、屍體以及駭人的傷口。

這些是陳舊的兇殺案卷宗材料影本。

「十五個小時前，五月十日凌晨4點，我們委託人接到線人的緊急情報，汪寧威將出席今日由非營利組織，環境與人文保護協會舉辦的一次小型活動，舉辦方稱之為分享會。他為什麼要、為何能參加這個NPO的活動，委託方的線人亦不清楚。這個分享會的真實性質，極有可能不像舉辦方描述的那麼單純。但委託方對線人非常有信心，堅持認定汪寧威如今已經回到溪城，明天必定會出席。你們的任務、委託人的要求，就是在會中識破他的偽裝，把他揪出來。」

偽裝……揪出來……康澹眯起雙眼道：「就是說我們現在確定不了到場的人裡，哪一個是目標？線人情報具體是怎麼說的？」

「沒錯，汪寧威會以偽裝身分參會，來自我們對現有情報的推斷，推斷的根據關乎明天到場的人員名單和對應背景情報，涉及非常大的資訊量，我們放到會議最後詳細講解。至於委託方那邊……因為其不願透露的原因，委託方堅持不允許我們與線人單獨接觸，一切提問和情報回饋只許通過委託人轉述……其提供的關於汪的

情報匱乏且模糊，只有一句話……」謝瑞稻看向康澹「汪寧威一定會出現。」

就這樣？康澹皺皺眉，瞄向旁邊的段奧娟，段奧娟也面露狐疑。

「我知道有些難以接受，但能夠理解，委託方認為有保護或者維持情報源隱匿的必要。但那都不是我們需要關心的，對於該情報我們相信與否不重要，只要委託方相信就夠了，別忘了，我們只是拿錢辦事。只要委託方認為錢花得值，我們就要辦到位，就和往常一樣——」謝瑞稻昂起首，不容置喙道。

言罷，謝瑞稻做了請的姿勢，示意眾人打開各自手中的文件。

康澹低頭將文件打開來，手頭的各類文書影本，詳盡的說明了案件發生的地點，死亡人的資訊，現場司法鑒定的結論和疑點等等，康澹沉下心，從字裡行間搜集重要的資訊點。

一個發生在黑龍江牡丹江市興盛村的案件，被害有三人，皆當場死亡，分別是男戶主王梓（41歲），戶主的母親高薇茜（66歲）以及戶主妻子曾靜（39歲），案發地為王梓家自宅。

王梓是一個小公司的普通貨車司機，曾靜則是當地百貨商場的員工。王曾夫妻兩人有一個在上小學的孩子，王亞東（7歲），平常在學校住宿，學校離家很遠，不在本區，在鄰縣，小孩一周回一次家，案發時也在學校上課。由於事件在白天上工期間，村內無人，等第一發現人報警，員警就位，已經是被害人咽氣71小時後的事了。

王梓一家四口所住的是興盛村內的一座握手樓公寓，採光不好，屋子狹窄，僅有29平米。這房屋通體為L型，L形空間短橫的那部分，算是門廳，屋子大門就在此處正南。正門入口對著廚房，拐點方位右側，是臥室

的入口，再往北，是次臥，次臥對面是洗手間。

豎直的那部分爲客廳，狹窄的客廳看起來更像是一條廢棄博物館走廊，從頭到尾擺滿了傢俱和日用品。比如靠近主臥就放了一套桌椅。兩把木椅中間夾著一張不到一平米大的小茶桌，三者全都貼牆放置。再往裡面是張折疊床，攤開了會堵住整個廊形客廳，折起來就像一條長板凳，農村人多喜歡這種能一物多用的傢俱。最末端是陽臺，裡面擺著兩疊塑膠凳，一整箱的車械保養工具，以及數個晾衣架。

這房子的每個角落都散發著一種擁擠感。

據小孩子供述，兇殺案發生前，一名自稱張力的人，租下了戶主的一個臥室，以租客身分和戶主一家人共同生活了一個月，屋內發現的租賃合約也能證明這一點。此人深居簡出，從未被興盛村附近的監控攝影機拍到過，案發後即不見蹤影。

「但證據證明這個所謂的張力就是汪寧威。」

聽聞，幾人不覺抬起頭，看向謝瑞稻。謝按動遙控器，由不同角度拍攝的兇殺現場的照片，顯現在螢幕上。

「本次命案的主要發生點在臥室，大家重點看一下臥室內部的情況——」

臥室逼仄，一張雙人床緊靠右牆放置，床和左手邊的牆體之間有一個約略半米寬的過道，床頭朝北靠著窗戶，床腳和對牆之間有大概三平米的空間。東南角落放了一個掉漆的五屨櫃，緊挨著櫃子，是一座衣架，臥室出口在櫃子對面。不過幾平米的範圍內，能看到兩具屍體，一具蜷縮在左側過道最深處的窗下，一具坐倒在

床腳和櫃子之間。公寓內還有第三具屍體，面朝房門方向臥倒在毗鄰臥室的客廳中。三具屍體身分的依序爲王梓、曾靜和高薇茜。

屋內一塌糊塗，到處都是血跡。血跡中有兩處樣態較爲奇異，一個是門廳面向入口的牆上，有巨大的血字母V。V字並不工整，傾斜度高，筆劃右側較矮，整體觀感像是對號的鏡像，從筆劃走勢能看出是有意爲之。推測應當是汪寧威的犯罪簽名，諧音威。另一處和其他位置的常規血跡不同的，位於臥室門口，此處血痕更淡，並且被衝擊成呈成輻射狀，就仿佛消防手榴彈在兩名死者之間爆炸了一樣。客廳的死者身上和臥室門內的死者身上，都沾滿了水血灰塵混合的渾濁液漬。

濁液凝結成的泥點黏附在曾靜全然不動的鞏膜上，就像苔蘚蓋於濕石。她的胸口上斜插著一柄菜刀，她的嘴邊肌肉仍緊繃著，眼眦張裂，帶著孤注一擲的兇狠，仿佛要張嘴去撕咬什麼。

「第一張照片，圖中左側，臥室床的位置，床與牆的最內側有大量血跡，側姿蜷縮在牆角位置的死者是王梓，他的胸口、雙手、額頭、鎖骨，甚至是後背，身上到處都是刀傷，一共有十七道，這些傷口全是同一把菜刀造成的。」謝瑞稻開始講解眼前的這些照片。

王梓的左手死死的攥著床單，床單被拉下來大半，蓋住了屍體的左腿、左下腹和左肩，越靠近屍體的床單，被血浸透的愈嚴重。男主人屍體的手心就像塗漆時候被擋板擋住的那塊兒，沒黏到一點血。相對應的，他背後的牆壁上，滿滿當當的擦拭狀血跡，左側的牆壁上能看到一個右手手掌的轉移狀血跡，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血手印。他背後頭頂的窗戶開著，窗緣上亦塗滿了血。

每一個血跡印證了一個曾經發生的，死者臨終前的動作。這些血跡、動作有一個隱藏的共同趨勢，那就是直到被逼入死路仍在想要鑽進牆壁似的竭力向更深處逃竄，能看出來死者死前瘋狂的掙扎、求饒過——

「造成這些傷口的菜刀，就是插在曾靜屍體上的那把。」

忽然，康澹發現王梓屍體前面兩米遠的地上，有個踩扁的蔥綠色絲狀物。康澹眯起眼端詳頃刻，那居然……是條未沾染任何血跡的捲心菜的菜絲……非常小，拿眼一掃很難注意到，沒什麼意義，派不上什麼用場，但人就是會被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碎事物吸引。

謝瑞稻並不覺得那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要素，繼續講解屍體道：「曾靜身上有四個傷口，每個都很深，和王梓一樣，傷口皆是同一把菜刀造成的，該次案件中這柄刀至少要為23個傷口負責。第一個創口在屍體正面，從右鎖骨上方削過。第二個在肩膀，斜直走向，由上至下劈在右肩胛骨外緣。第三個位於左頸，精準的砍斷了側頸動脈這條由心臟通向大腦的粗壯血管，血流量頗大，此處傷口附近能看到大量的厚硬凝固血痂。第四個傷口便是菜刀所插的位置，胸骨正中，緊貼胸骨上切跡。除了開放創，曾靜臉上還發現了一些挫傷，能看到一些內出血導致的淤青。她屍體旁邊的牆壁上，還有由菜刀造成的缺口，打鬥確實發生過。」

謝瑞稻嘩嘩嘩按著遙控器播放鍵，又閃過兩張挪走屍體後的臥室現場照片，接著畫面一轉，投影片上映出王梓家客廳的模樣。

「臥室敞開的房門外，俯臥著第三個被害人，高薇茜的屍體。屍檢報告顯示老太太鼻樑破碎，下頷骨及右膝蓋骨破裂，左小腿有小面積的紫紺腫脹。後頸有刺穿傷，是致命傷。傷口位置揭示死者死前是在逃跑，逃

跑過程中可能絆倒也可能是被兇手汪追上推倒，磕碎了鼻骨與膝蓋。鼻樑碎的很整齊，可以確定是猛力撞在平整的地面，老太太當時是合撲倒下的。在摔倒後，高薇茜被汪寧威追上，由身後刺死。三人裡老太太死的最俐落，一刀斃命，刀刃精準的插進後頸脊椎間隙。高的後頸傷口是一把刃身只有兩指粗，全長僅八九公分的袖珍匕首造成的，這把匕首最後在浴室的壁龕上找到。加上菜刀，現場共有兩件兇器。」

「注意看這兩柄銳器——」

謝瑞稻放大照片，匕首在拉上窗簾的晦暗洗手間內，其上沾滿的人血看起來更黑齷。同為兇器的菜刀刃身卻反射著耀眼的寒光，上面能看到被均勻塗抹且稀薄的血沫紋理。

「這把對二十多道傷口負責的刀如此乾淨，不用想是因為犯人對其進行過擦拭。」

「但這本應是個沒有必要的行為。」李定坤突然插嘴道，語氣中充滿了篤定：「除非，刀刃上曾經沾染過什麼對兇手不利的東西。」

「對，當時負責這個案件的刑警也第一時間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位……」謝瑞稻嘩啦啦的翻動手中的檔「啊，葉軒，葉刑警。開始帶著這一想法在室內搜索，他很快發現，臥室左側門沿下方，有一片指尖大的不起眼新鮮的片狀軟體組織。」

這一小片組織上有人體皮膚，膚色白皙細膩，膚質顯著不同於屋內的三個死者，探案刑警敏銳的注意到這一點，將其送檢。法醫最終檢測發現這片人體組織，攜帶的是來自汪寧威的DNA。」

啪嗒，畫面轉換，明星證據的特寫占據整個螢幕。

「我們仔細看，這片人體組織上面沒什麼血，說明傷口不深，整片組織上都附有皮膚，說明被砍中的位置留下的傷口也是片狀，組織裡這層略顯透明的白色，是微量的軟骨組織。這幾個跡象說明在鬥爭中有人傷到過汪寧威的關節部位」謝瑞稻作了抬手格擋的動作「既是片狀傷，又是在關節，受傷位置九成可能是在手肘上——這個小細節，可以作為定位目標的輔助線索。」

謝瑞稻看了一眼腕上的錶，繼續道：「由此，大致能夠猜測，菜刀不是兇手最開始使用的兇器，而是後來奪來的，兇手行兇途中，很可能是最先使用匕首襲擊高薇茜的過程中，遭遇某人反擊，傷到了手肘。之後兇手奪來的被害人使用菜刀後，用刀殺死兩人。由於傷口很小，犯人當時應該未察覺擦到自己留下一小片皮肉，只擦乾了菜刀上頭的血跡以避免遺留自己的DNA證據，擦乾後復而將兇器插在了死者曾靜的屍體上。」

這就解釋了菜刀為什麼在曾靜的胸口上擱的那麼正中筆直，是衝突後行爲，康澹默默點點頭。

「如果汪寧威曾經在現場與人爭鬥過，那麼現場的大片水漬就能解釋了——汪寧威離開前直接一盆水潑到了現場中心，好銷毀自己的血和足跡。」

「狂妄。」極其不滿聲音從李彤的嘴縫裡擠出來。

「啊，是啊。」謝瑞稻十分贊同道，接著他啪一聲用力闔上資料夾，擲地有聲的道：「對鄰居和張亞東進行詢問得知，張力身高約一米七五，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此人目光銳利，思維敏捷，沉默寡言但爆發性強，談吐和動作經常突然而快速。張力的體貌特徵大致符合對汪寧威成年後的推定，性格特徵、行爲模式、人格畫像則完全與汪寧威相符。結合以上幾項發現，張力極高可能是汪寧威所使用的化名。若果真如此，那麼作為目

前已知唯一在案發期間進出現場的人，對於王梓一家三口的死，汪寧威具有重大嫌疑。」

謝瑞稻忽然望向漆黑一片的窗外，混黑的天空上一點星光也沒有，路燈、還有無人的商業樓中開著的電燈，看起來孱弱無力，透著一股死氣。

「這起案件發生在七年前，特意講述它的原因有二。第一，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尋獲到的時間間隔最近的一次汪寧威樣貌相關的線索，該次案件根據證言製作了類比畫像，第二，興盛村案件是至今唯一一次發現存在與汪寧威有直接關聯的證據，王梓一家被殺的動機至今不明，檔案中關於王梓一家情報你們務必要注意，你們出發前再加瞭解一下，如能解明作案動機，很可能會幫助解釋他多年的恐怖活動以及預測其明天的可能動向。」謝瑞稻的眼中不知為何閃爍出回憶的柔光，繼而說道「興盛村事件並不是唯一的線索，在半年前，他的蹤跡會再次出現——二〇二〇年十二月，遠洋國際的創始人卓向榮，被發現暈倒在溪城莊河縣的一家破爛的小酒館的衛生間中，卓向榮在救護車抵達前死亡。後經屍檢確認，致死原因為VX神經毒素中毒。當天被害人是獨自出現，沒有其他人陪同，這起案件未找到任何可能的嫌疑人。不過，警方當天便在死者的癱倒的地方，發現了一張卡片。」

嘩嘩，按鍵按下的聲音從謝瑞稻的指縫間幽幽的傳出。遲緩的，仿若懷舊電影一樣的照片，頂替掉興盛村滅門案的照片。破敗的衛生間照片中，位於非常顯眼的位置，一眼便能瞧見一張邊角乾淨，一塵不染的一張象牙色卡片。這卡片是一張名片底板，還未刻上個人資訊，但作為代替的，上面有另一個東西——

一個緋色的殘缺V。

「請看，這個名片上面，像是用小毛筆寫下的V字。雖然大小差了很多，但從運筆的力道、筆劃的停頓、字形特徵，都和興盛村發現的一致，兩個V字具有相同的動力定型，出自同一人之手。」

「唔恩，總之……」謝瑞稻快速的在文件上掃了幾眼，抬起頭「到此為止，諸位行動前必須知道的關於汪寧威本人的三件最重要的事實便講完了。那就是一、汪寧威的背景以及興盛村、莊河縣事件與汪寧威極可能有關；二、如早前委託方所述，汪寧威已於半年前結束流亡，返回了溪城，本次任務並非空穴來風；三、他在興盛村事件中受傷，很可能留下了可辨識疤痕。這些都是對任務有利的重要情報——好，關於剛才這一部分，有什麼問題嗎？」

黃明翰雙眉一鎖，問：「剛才提到的恐怖活動，都包括什麼？怎麼確認和汪寧威有關的？」

「集中在南疆一帶，從簡單的漢人屠殺，到衝擊政府機構，基本都來自當地軍警聽到的傳聞，有一小批恐怖分子的首領曾經是兒童將軍，沒有確鑿證據的。」

「主任，我也有問題。」段奧娟立刻舉起手。

「哦？奧娟？請講。」

「對張力的目擊者詢問之後製作的畫像不可靠嗎？明天我們為什麼不能用類比畫像來辨別目標？」

「畫像品質很高，問題在於其他方面，至於具體是什麼……那就要說到我剛才提到的大量人員資訊了。」

謝瑞稻忽地像是在索求什麼意見似的看向黃明翰，同時用手指抓了抓面頰。

「簡單地說，一言以蔽之……我們已經掌握了明天所有將要參會人士的名字與長相，出席者中沒有與之容

貌相符的人。」



2.

五月十一日，8點37分。

直達峰頂的吊箱式索道車，正緩緩的向上爬升。康澹坐在廂內，身邊放著一隻手提箱，出神的瞭望遠方。愈接近山川之頂，景色愈趨壯麗，千里風光盡攬眼下。山巒矗立，雄樹深紫，百鳥麋集翱翔於山尖，蔥郁的植被伴隨著山脊的起伏而上下震盪。就和許多現代的年輕人一樣，總龜縮在自我圈養的城市中的康澹，很久沒有到過此般視野遼闊的山野了。遠方的溪城城區幾乎全部囊括在視界內，遠眺過去就像是一座無比精細的模型，細緻到靠近山麓的每條街上的車子和每棟樓的窗戶都能觀察到。即便很多時候他們都只是一個快要分辨不出形狀的點。

黃明翰的目光只在外面的景色上停留少刻便收回來，只幾秒，隨後又馬上瞧回去，目光遊移不定，來回睇眄，最後乾脆離開窗前，在廂內不安的來回踱步。

「計畫有太多不確定了。」黃明翰聲音裡透露著緊張「以前也有過碰運氣打法，但這一次……需要的運氣未免太多。」

「倉促時間，倉促計畫。」康澹也同意黃明翰的觀點「隨機應變把，我們四個人配合好，總有辦法的。」
「隨機應變說的是計畫的執行上，我說的不確定不是在計畫上，而是在意圖上。計畫這種東西，誰說一

定要成功，我們不過是一些收錢辦事的家犬，家犬見到熊也會逃跑，做不到的讓它失敗又怎樣，但是人的意圖……」黃明翰很不滿的歪了歪嘴「這次行動……能感受的上頭的壓力，不管委託方是誰……我從未見過如此強硬的態度——在金井可是經常跟權貴打交道，相信我，我們面對過太多強硬的甲方了，金井領導層基本都能應付，但沒有過如此蠻橫，如此讓上頭進退失據的……我總能感覺到……某種執念……」

黃明翰轉身背朝著康澹，康澹看不清他的臉，但從他微微顫抖的聲調中，不難想像他現在的表情。

苦澀和惶恐。

「唉，我都清楚，委託方到底和汪寧威之間有什麼糾葛，上頭是懶得知會我們的。聊點經驗之談，改變不了的事情和缺乏關鍵情報的疑問，都根本沒有去糾結的必要，想多了除了傷神什麼益處也沒有。」康澹從懷中掏出一瓶魔爪，悠然的打開「不過任務方面我跟你一個想法，點到為止，沒必要太出力。」

康澹狡黠一笑，脖子仰貪婪的連飲數秒，只一口就咕咚幾聲喝掉了大半罐。

「決策者對下屬有所隱瞞是慣常，但這一次……隱瞞的未免太多了……就是這種隱瞞，讓我不安心，被隱瞞的事情中指不定哪一件就會致命。你也感到了吧，昨晚會議開了整夜，結果聽了越多卻發現的知道越少——喊，個人在集體前太弱小了，底層員工的成功屬於公司和集體，失敗都是個人責任，頻繁的體能耗竭更似乎只是個人理所應當承擔的」黃明翰覆哼了一聲「總有一天這種勞累對身體與精神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我看很多人身上這種損害早就發生了，只不過公司不在乎，而個人更多的是無力改變。」

「反正就小心一點囉，自己照顧好自己，就像每次委託那樣，就像在這個吃人社會裡每天那樣。作為唯一